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在动态网主页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各种“翻墙”软件，以后通过该软件上网更方便。

我的家庭从硝烟弥漫到温馨和睦

【明慧网】我成长在中国大陆的文革时代。脑中装满的都是邪恶争斗思想。不管是谁，只要对我言语稍有刺激，我便会怒目相向。因此，我的婚姻生活变得苦不堪言。丈夫脾气暴躁，稍不如意，就会对我大打出手。我对他甚至常常策划如何置他于死地而不被人发觉。年幼的孩子从小就变得胆小怕事，沉默寡言。

后来，我沉溺于麻将桌，时常三天三夜不下桌。孩子也迷上了电游。我患了很多疾病，折磨得我浑身无力。夏天酷热的天气，我得穿秋衣秋裤。当时二十八岁，被新同事问道“你今年四十几了？”

一九九七年的一天，同事送我一本宝书《转法轮》。我一夜之间就把这本书读完了。第二天，我又一口气把这本书



读了一遍，我我明白了原来炼这个功不仅要炼功，还要做好人啊！

我修炼后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找自己。从此我的家庭变得温馨和睦。丈夫现在也支持我修炼，一家人住进了宽敞明亮的一百四十平米的楼房。

我们一家人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们这个温馨的家庭！

一人炼功全家受益

那年，我的养母已经八十了。经常呕出来的

都是血了，拉出来的也是血了。到医院检查医生说：都这样了，回家吧。我听了很难过。回家后，我对她说：“你还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吧！我师父会管你的！”养母接过护身符。她不识字，每天只念“法轮大法好”。不久呕吐止住了。

几年后，一天早晨，养母发昏摔倒，尾椎骨骨折了。医生说，这回只能躺床上了。我又对她说：“你还是求师父吧！诚心念‘法轮大法好’，请师父帮你站起来！”她说好。半个月后，她就能下地做饭了。她诚心诚意的说：“这真的是你师父弄好的”。

我真心希望还没有得到大法的善良同胞早日走进大法，得到人生中年最宝贵的福泽。◇

依法控告江泽民 段小艳被非法判刑七年



段小艳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六日，庆阳市法轮功学员段小燕女士遭到庆城县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七年。

律师当庭为段小燕做了无罪辩护。在法庭上，法官故意说当地方言，让外地律师听不懂，律师提出让法官说普通话，法官蛮横地回答：“我就是这样说话的。”

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中国推行了司法新政要求各级法院：“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段小艳于二零

一五年六月七日，向最高检邮递了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因此，二零一五年七月五日，段小燕在自家经营的蛋糕房被庆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驿马镇派出所共十几名警察绑架，非法关押。

此前，年仅四十六岁的段小燕女士因修炼法轮大法，曾多次被绑架、非法拘留、被劳教迫害，并被非法判刑七年，在青海省女子监狱，多次被酷刑折磨，被电击至下肢瘫痪，依然被强迫劳动。

以下是段小燕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迫害事实：

我原是个体户，因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共十六年的迫害中，曾五次

遭绑架、非法拘留、一次非法劳教、遭冤狱七年，多次被酷刑折磨，在青海省女子监狱，被电击至下肢瘫痪的情况下，依然被强迫劳动。

依法进京上访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零年春天，我二次进京为法轮功上访，两次被劫持到在镇原县看守所。期间遭酷刑：背铐、上死人床二十四小时、上大镣等，致使我很长时间胳膊抬不起来。当时看守所所长是秦德玺（已退休）、副所长刘俊辉。

第一次非法拘留从看守所出来后，镇原县城关派出所警察几乎每天来骚扰我。一个月后，我全身伤痛还未痊愈，（转下页）

(接前页) 我又被劫持到镇原县看守所。二十四小时的背铐酷刑, 不仅身体异常难受而且无法睡觉, 连上厕所都得女犯人帮忙。

无辜遭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 我去别人家给裁剪衣服, 被镇原县临泾乡派出所所长芦潇煌带人绑架。九月, 被劫持到甘肃省兰州市平安台第一女子劳教所七大队一中队, 三个吸毒犯包夹, 二十四小时监视, 并对我百般刁难。因坚持信仰真善忍, 十五天不让我睡觉, 期间白天还要做奴工, 有几次我站着睡着了, 吸毒犯就用毛衣针打我的头部, 不让合眼, 有时因过度困乏站不稳摔倒了, 吸毒犯就辱骂我, 直到一天半夜我晕倒在厕所, 她们才罢休。

劳教所以减刑为诱饵纵容吸毒犯折磨法轮功学员, 使得吸毒犯在劳教所不但没有改邪归正, 反而变的更邪恶更没有人性。

在青海省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由于警察经常到我娘家、婆家和工作的地方骚扰, 迫于多方压力, 二零零二年, 我被迫流离失所, 来到青海省。我在路上行走, 被蹲坑警察绑架, 非法关押在青海省西宁市二十里铺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过年期间, 我被非法判刑七年, 被转押到青海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我在一监区做奴工活。有一段时间, 我拒绝参加监狱的一些活动, 被狱警杨海生挂在楼道的铁门上, 北方十月的天气较冷, 尤其晚上楼道的风很大, 我穿着单薄的衣服, 直到第八天晚上十二点才放下来。



酷刑演示：
吊铐

遭受了八天八夜的迫害, 我脚腿肿胀, 身体极度虚弱, 次日我手脚仍不好使。

一个多月内, 先后四次被用几根电警棍在头部、背部、腿部、手部电击, 脸被烧焦起泡流黄水、背部被电警棍烧成烟头大小的圆点, 密密麻麻, 致使我全身痛苦无比, 行走极度困难, 只能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挪动。

我常常被杀人犯王翠英等人拉住一只胳膊强行从监舍三楼拖下, 又拖到工房三楼, 拖到工房后, 我已是两手发软, 全身疼痛难忍,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狱警庄雪峰还让我干活, 我拒绝劳动, 庄雪峰就说: “不劳动, 就站在这块正方形的瓷砖上, 不准挪步。”中午收工后, 也不让我洗手, 回到监舍还不让坐, 我的腿肿得很厉害, 全身钻心的疼, 我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拉动这半个身子, 晚上回到监室, 我两手就被铐在病休室的床上, 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让睡觉。



中共酷刑：拖拽

我身体被折磨的连说话都很费力, 狱警郝兰英指使犯人加大对我的迫害。如遇上面来人检查, 就把我和一些人藏起来, 她们害怕检查的人知道我们被迫害的真相, 等检查完再出来。有时我身体疼痛厉害狱警郝兰英就叫来了四个犯人将我背到工房。

青海省女子监狱对外称“群星有限公司”。监狱经常以厂家要货为名, 剥夺犯人休息权利, 超时超强度奴役劳动, 早晨七点多就开始

干活, 中午不休息, 有时饭未吃完就开工, 晚上十点以后才收工, 有时甚至通宵, 没有星期天, 洗衣服时间都很紧张。奴役劳动有: 缝制劳教被褥、床单、四季囚服, 兰州三五二加工服装, 青海省师范、青海大学、兰州大学等院校的棉被、褥子、床单, 还有军队的迷彩服、警服、口罩等等。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我冤狱期满。青海监狱怕家人看到我被迫害的惨状, 欺骗我家人不要来接, 让甘肃镇原县临泾司法所送到家里。我说“我不走, 我当时来的时候好好的一个人, 现在我这个样子我出去怎么生活”, 监狱就派专车把我强行拉上车, 送到长途汽车站, 镇原县临泾司法所的人把我背到长途汽车上。

我在当地司法所办公室呆了整整一个星期, 后来强行将我拉到娘家。当地“610”、派出所还经常到我娘家骚扰。

家人受到的迫害

我因修炼法轮功被长期迫害, 父亲炼法轮功也曾被非法判刑三年, 因此给家人造成极大伤害。我二哥、二嫂每次给我父亲和我寄钱都流泪, 我二哥(镇原县秦剧团演员)因亲人被迫害, 演出时常常忘记台词。

我大哥千里迢迢来到青海省监狱却不让见人, 我大哥说: “你不让见, 我向上面反映。我知道你们把我妹妹迫害的不能走路, 我今天必须得见, 不然我今天就没完。”这样才让见面, 大哥看到被犯人连拉带背出来的我, 强忍住泪水, 难过极了。

我的儿子, 在学校经常一个人呆着。有一次, 我说了自己被迫害的事, 儿子听后哭了, 哭得好伤心。我的丈夫, 在我被迫害期间为摆脱各方面的压力, 长期在外打工, 人瘦得不成样子。◇

